

所谓“柿蒂纹”应为“侯纹”论辨

刘道广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市 210096)

关键词: 镜 莲花 装饰

KEY WORDS: Mirror Locus Decoration

ABSTRACT ‘Shehou’ (射侯) was one of the ‘zhongfa’ (宗法) ritual ceremonies during the Zhou Dynasty, but its repertoire had already not been well - understood in the Han Dynasty. The author raised this idea in a previous publication on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2009 vol.4. Taking this logic a step further,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ts original meaning of ‘fenghou qujue’ (封侯取爵), which was supposed to symbolize auspiciousness, was misunderstood as a flower motif due to the dramatic changes of decorative methods on artifact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This misunderstanding was then developed into the idea called “the flower of the universe”.

《考古与文物》2009年3期的《“侯”形制考》一文,主要论证战国时期天子射侯的“侯”的形制呈“×”型,其根据是依照出土物的图形和必要的计算,认为汉代郑众(先郑)的注释是正确的。后世都从郑玄(后郑)之说,直到清代戴震著《考工记图录》,所绘侯形还是依郑玄之说而来。后郑之注既错,唐代贾公彦之疏亦误,连带着戴震的“侯”形也就不对了。

柿蒂纹是一个似乎被约定俗成的汉代纹样名称,这个纹样从战国时期到东汉末年,普遍流行于日用器物的装饰以及汉画像石、砖中。但细审此命名的由来和此纹样形式结构的流变历程,我认为本不存在“柿蒂纹”一说,正确的名称应当是“侯”纹。现谨论证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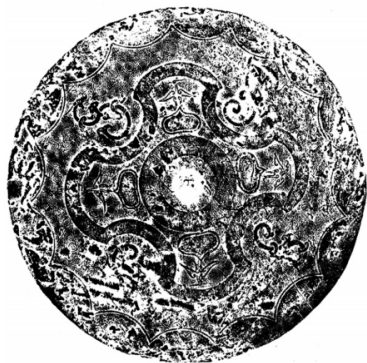
一、从“侯”到“爵”的变化

《“侯”形制考》中所引用的出土漆、铜器,都是战国时期贵族用品,作为其制作者的工匠在当时应当了解“侯”的造型,所以在纹样创作中有现实根据,也让我们可以印证“侯”的真实面貌。但到了东汉时期,年代既远,“射侯”礼仪活动渐歇,对于广大民间工匠而言,也无资格参与这项宗法礼仪活动,故无由得知“侯”的真实结构,只是沿袭口手相传的匠作样式进行“便宜变化”。

这种便宜变化的处理是任何一项工艺制作不可避免的:一方面,作为承袭战国时期的髹漆、金工工艺,“侯”纹的造型几乎定格于器物中心位置,如汉代漆盒(图一),盒盖顶中心钮部即以“侯”形箔片为饰。这都有便于执、取的实用功能需要,而其“取爵富贵”的寓意不变。如战国的夔凤镜(图二),其外框“亞”字形,其实也是“侯”形的便化,四凤各置一端,凤即是“雀”,“雀”是“爵”的谐音,故此镜在当时形意明确,如其命名,应以“侯爵”镜为宜。到汉代,沿此艺术构思不变,而侯的造型形式已经变化甚大,需要加入文字吉语才能“点题”,如汉“君宜高官”镜背(图三),“亞”字形结构仍在,“君宜高官”四字各据一方。更有“亞”字即“侯”形的再加便化,分别配以“位至三公”(图四)、“君宜高官”等吉语,寓



图一 汉代漆盒盖中央“侯”纹(南京博物院藏)



图二 战国夔凤镜



图三 汉君宜高官镜



图四 汉位至三公镜

意十分明确化了，“三公”、“高官”在民间思维中和“取爵封侯”同一意，此时“侯”的造型本身是否准确“写实”已不重要，便化至变形的各种“侯”已远离其本来面目，于是出现诸多不同造型的“四叶”形式，但究其质，其来源只在一个“侯”而已。

另一方面，汉代画像石、砖流行于民间，画像砖因为是模印，产量大，成本低，上面的“侯”纹造型就简略、变化随意（图五）。

在民间，包括画像石工匠和墓葬主人未必能明白“×”形的“侯纹”和“取爵富贵”的吉祥祈愿是如何联系起来的，于是从“射侯”的动作入手（图六）：画射手张弓搭箭指向树梢的鸟雀。“射”有猎取之意，射雀即谐音射爵，这就是民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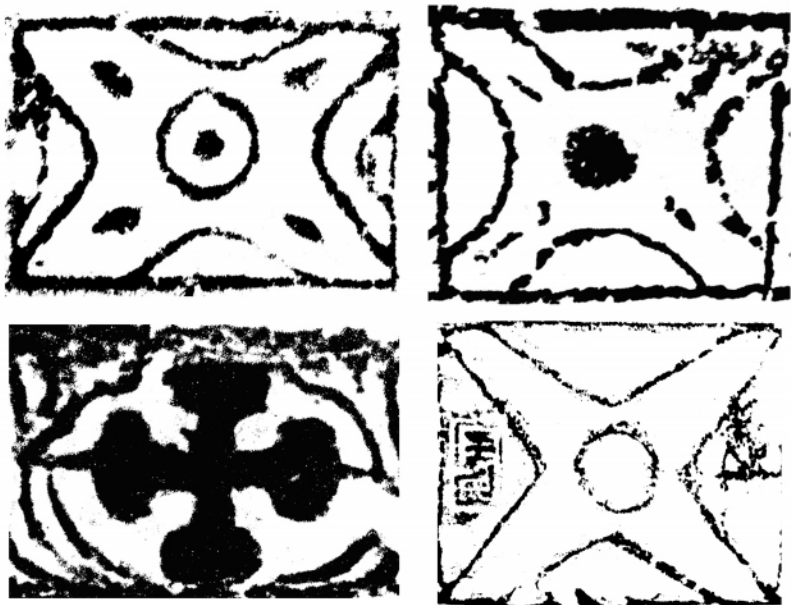
惯用的“讨口彩”艺术手法，正如后世画猴子骑马，上有飞舞的蜜蜂，其谐音为“马上封（蜂）侯（猴）”一样，人人皆懂。此外，汉画主人居屋上方常有几只大雀伫立，其口彩应为“有爵（雀）”。这和后世民间常把“福”字倒贴，取“福到”的手法如出一辙。

综而言之，射侯本来是天子行宗法大礼，一般人没有资格躬逢其盛。见者既少，知者亦寡，到两汉，侯形已经模糊，后郑注错、贾氏疏误并不奇怪。工匠不明其制，工艺制作中仿效已有的

纹饰本是手工艺传承的主要方法，于是只能依葫芦画瓢，描画其形五花八门，其上乘，整饬其轮廓，遂有如花似瓣的变化，也有迁想妙得，把中心画成莲蓬，显出莲花的形式（图七）。这个纹样从战国时期到东汉末年，普遍流行于日用器物的装饰，以及汉画像石、砖中。到唐代已经完全不识其形，始以“柿蒂纹”名之。今天，更有引申到“天穹之花”抒情性的赞颂。作为学术研究，须严谨考证。

二、柿蒂纹之延伸

柿蒂纹的名称最早出自唐代白居易《杭州春望》诗：



图五 汉代画像砖侯纹



图六 汉画像石射雀图

望海楼明照曙霞 护江堤白蹋晴沙。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绡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

“红袖织绡夸柿蒂”句自注:杭州出柿蒂花者尤佳也。

可见唐代的杭州织绡中有一种纹样被称作“柿蒂”,至于柿蒂绡花样在造型形式上究竟是不是今天所讲的“柿蒂”纹,是无法以实物相对照的;同样也不能确定白居易诗句中“柿蒂”形状是否即战国、汉代的柿蒂纹的造型。

唐以前并无“柿蒂”纹一说,从纹样的历代流传而言,也不谙其义,一般也就因其形状像柿子的蒂瓣而得名,白居易云“红袖织绡夸柿蒂”,也许“柿蒂”就是当时织工坊间的俗名,亦其“正名”,也未为可知。因为民间工坊有循依其形而名之的原则,故在称柿蒂纹之外,也有称四叶纹、花叶纹等名。从这一点看,柿蒂一名未有定论。

考古界的学者虽然也沿用“柿蒂”一名,但不确定,如孙机云:

如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的银扣漆盘、银扣三足漆卮、安徽天长西汉墓的银扣五子奁、江苏海州西汉墓的银扣漆盒等。它们有的还贴上用金薄(似应为箔之误——作者注)剪出的图形,在器盖上镶嵌柿蒂状金属片……^[1]

西汉前期……草叶纹镜也很常见……同时钮座上也增益柿蒂等花纹^[2]。烧沟这面镜子的编号为 M1023:1。钮为大圆顶形,柿蒂形钮座……^[3]

此外同书中又多次提到东汉镜钮座的“柿蒂纹”。而其用“柿蒂状”、“柿蒂形”诸词,语意仍是依其形状而言。也有姑且名之的意思,既然没有就此名加以论证,当然也就有存疑的因素。考

古学界未加以论证,存疑而未加以质疑,犹有学术探讨的空间。这是现代学术研究应有的态度。但在艺术、美术学界的论者则更进一尺,不但没有了存疑,而且在认定此柿蒂纹的命名前提下,又再加演绎、发挥。缺乏对“柿蒂纹”名的严密论证,就直接给出新的判语。以至现在能看到的

的有关解释,在工具书中就是如此:

古代寓意纹样。顾名思义如同柿子下部之蒂子一样,四瓣或五瓣。《酉阳杂俎》一书写道“木中根固,柿为最。俗谓之柿盘。”建筑图案多用柿蒂纹,寓意建筑物的坚固、结实。柿蒂纹起源极早,我国古代的陶器、青铜器上已可见到。在汉代的玉剑首上也常有发现,在汉代以后就不多见了^[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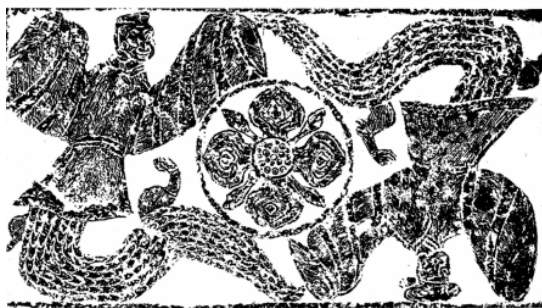
这一段解释前面是就形状而言,后引《酉阳杂俎》一段,本述柿树的木质,和“柿蒂纹”名并无关系,而所说“寓意”云云,根据不明,因此臆断的成分甚大。

汉代规矩纹镜的钮座部分常出现柿蒂纹,孔祥星、刘一曼的《中国古代铜镜》说:对于规矩纹的原始含义历来有多种解释,多数学者认为与六博有关,而西方学者大多认为规矩纹是宇宙图式的象征^[5]。孙机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著文论述“规矩纹”时,解释博局上的规矩纹:

另一种与六博极相近的局戏名塞……其原理均来自占枰……来自古代天文学家对宇宙构造的设想^[6]。

他指出的“占枰”,是占卜星象的工具,其平面有“四维”、“四仲”,并以《史记·龟策列传》等文献为证,结论是:

总之,在四维、四仲的位置上以 TLV 形符号



图七 汉画赋莲花形侯纹



图八 “中国大宁”铜镜



图九 西汉五钮大方镜



图一〇 汉代昭明镜

组成的的是一个象征天宇的图案：占天、测天的栺盘和日晷固然要加上这种标志，博局和规矩镜也借用它以使自身带有“法象天地”的意义。

可见他是兼有“六博”与“宇宙构造设想”两说，但此两说是对“规矩纹”的整个构图而言，并不是单指柿蒂纹的意义。2002年张朋川在《装饰》上发表《宇宙图式中的天穹之花——柿蒂纹辨》一文，同样引用《史记·龟策列传》文献，但其结论已经具体：

《史记·龟策列传》记宋国博士卫平用式器占卜……这正是中央饰莲花纹的规矩镜上的“卜式”格局。

因为有了“这正是”，他的结论就在“宇宙构造”说上细化到柿蒂纹：

原称作柿蒂纹的莲花，居于天极中宫，它是古代宇宙图式中的天穹之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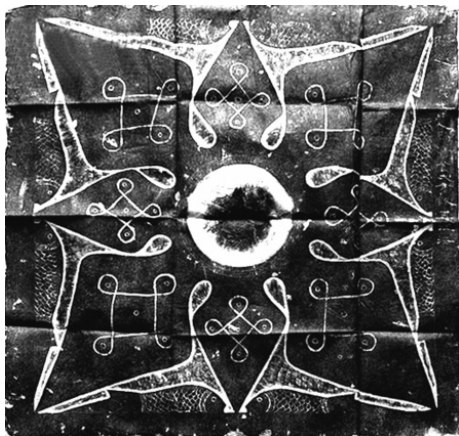
可见他也不认为柿蒂纹的名称是对的，不过他换了一个名字“莲花”、“天穹之花”。如果就“莲花”说，是可以归为“花卉”一类，正如他自己总结柿蒂纹花形的样式之一；而“天穹之花”多少带有浪漫抒情的意味，并不是学术上的考证，故“莲花”、“天穹之花”两者仍无论证。

2008年7月24日，王会军在《中国商报》发表《柿蒂纹与宇宙象征》中写道：

柿蒂纹也称“四叶纹”，重叠为八瓣者，仍称“四叶纹”，也有称为“莲花纹”、“花朵纹”、“花瓣纹”、“花苞纹”、“花叶纹”等。柿蒂纹的这些异称，大多是根据花纹的形状来冠名，对其含义历来看法不一：有的视作水仙花，有的认为是避邪的茱萸纹，也有认为是芙蓉（即荷花）。以上看

法虽分别视柿蒂纹为荷花、茱萸花、水仙花，但都认为是花形纹。据我们所知，柿蒂纹是兴起于春秋战国、流行于汉代的一种具有时代特色的装饰纹样，因其中一些花纹的形状像柿子分作四瓣的蒂而得名，亦称柿蒂形纹。柿蒂纹多用于伞盖、漆奁盖、铜镜和其他青铜器上，也见于汉代墓室天井上、墓门上，是汉代常用的装饰图案。

铜镜上的柿蒂纹实为宇宙观符号性表现：柿蒂纹的中间为圆形，是天盖的象征，四瓣或八瓣的柿蒂纹正是四方或八方的象征表现。如果说四个瓣代表了东、西、南、北，加上中间便成了“五行”的象征模式；如果说在八方的柿蒂纹上的四方形式代表八柱的话，正是《淮南子》中八柱撑天的象征表现……柿蒂纹按阴阳五行观念构成，在镜面中央饰柿蒂纹，象征天庭中央的华盖，并且以四方大地与十二干支、四神配属二十八星宿的图纹。又以四维为纲，规矩为辅构成宇宙图式。柿蒂纹居于天极中宫，它是古代宇宙图式中的天穹之花。



图一一 汉“永寿三年”碑记

（下转66页）

胎。《汉官旧仪》曰“太官尚食用黄金釳器,中官私官尚食用银釳器”。M1出土西汉“半两”钱,其时代应为高祖至武帝初年,还出土数件带铭文的铜器,可知墓主身份较高^[2],出土的釳器口沿虽然不是金、银质地,但在铜质的表面上错金银,我认为应与文献记载的金、银釳器的使用级别相当。这批错金银铜釳器在陪葬前有意损坏后放入墓里的,这一现象,也出现在同墓陪葬的玉器、铜器上,关于这一现象有待研究。

H型、E型、G型釳器上发现刻划文字。H型内壁阴刻三个字和一个纹饰,文字之间间距较大,均无上下连接之意。逆时针第一个字为“王”,应该是工匠的姓。第二个字是“五”,可能是同类器物的编号。第三个字是“市”,推测是该器物制作作坊所属官署所在地,第四个属于吉

祥纹样,它与同墓出土的一件玉璧上的桃形卷云纹式样相同,风格一致^[3]。E型一足下部亦阴刻“王”字,应该是工匠的姓。G型内壁面阴刻一“十”字,应该亦是同类器物的编号。

遗物取锈: 辛若华

摄影: 王 敏

绘图: 任 芳

[1] 张荣. 古代漆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102, 106.

[2] 王望生. 西安北郊枣园南岭 M1 西汉墓铜器上的铭文[J]. 文博, 2010(1): 9.

[3] 王望生. 西安北郊枣园南岭汉墓玉器试析[C]//远望集(下).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8: 632.

(责任编辑 谭青枝)

(上接 61 页)

很显然,王会军的文句基本来自张朋川的文章,不过张朋川只说到“原称作柿蒂纹”云云,表明对此名称尚有异议;而王会军则已无疑义,认为张朋川上文的“莲花”之说只是柿蒂纹的“异称”,直接把“柿蒂纹”认定为“天穹之花”,但他却不具述其“天穹之花”的出处以及不可少的考辨申述过程。

综上三说,实际只是两说。孙机对柿蒂纹未加论证,亦未加发挥,保持着学者的严谨。张朋川对柿蒂纹也未加论证,但有发挥。主要是认为华盖象征天穹,柿蒂纹位于盖顶中央、铜镜中央的钮座,也是表示华盖;而更名以“莲花”、“天穹之花”。

张说的“华盖”、“莲花”、“天穹之花”的结论面对一个问题是,只能局限在他例举的圆镜如《中国大宁》等规矩镜中(图八),不能涵盖所有出现“柿蒂”纹物体中的该纹意义,即当铜镜不呈圆形,或非铜镜的其它器物出现“柿蒂”纹时,就不好解释了。如汉代大方镜(图九),有5个所谓“柿蒂纹”,4个不居中央位置,且镜面为矩形,与所谓规矩纹镜圆“天穹”相悖。即使是外呈圆形的铜镜(图一〇),钮座仍同“柿蒂”,但无“四维”类“规矩”,亦与上述未谐。在汉永寿三年画

像石墓的碑刻文字旁出现硕大的柿蒂纹(图一一),其周边并没有“天穹”、“栳盘”、“法象天地”的形式元素。事实上,更多的此类图形出现在二方连续图案中,都不是“天穹之花”的浪漫可以说明的。

如果说“柿蒂”名是依其形而言,还是谨慎的学术态度。而直言“天穹之花”又不能通释所有其形的涵义,就不足以为其是了。这些依图像发生的歧义,充其量只是图像形式与寓意在历史进程中的“流”,而非其“源”,根本上说,它们都是“侯”形式的“便宜变化”。

[1] 孙机.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91.

[2] 同[1].

[3] 同[1]: 314.

[4] 如《百度百科》引《中国工艺美术辞典》对此的解释。

[5] 孔祥星,刘一曼. 中国古代铜镜[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6] 孙机. 托克托日晷[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81.

(责任编辑 宋远茹)